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8月2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王朝书 版式设计:陈雪峰

出身

◎王奕君

“你好!”新来的鸚鵡睁着圆溜溜的眼睛,对刚进门的张老师发出诚挚的问候。

“你好。”张老师应着,心里有些忐忑。

这只鸚鵡怎么都好,只有一个毛病:嘴脏。它会在张老师家人最齐、气氛最温馨的时刻,冷不丁冒出一句脏话,让在座的每张脸,登时如霜打了一般。

张老师和爱人都是老师,女儿也斯斯文文的,这鸚鵡的脏话是谁学的呢?

张老师找到送他鸚鵡的李老师,向他打听这只鸟儿的出身。李老师也不清楚,但他说:“我一块儿买了两只,送你一只,自己留一只。我那只鸚鵡文明得很,从不说脏话。这两只鸚鵡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,按说,在同一个家庭里,不应该差距这么大呀。”

张老师听了,觉得不该再质疑它们的出身了。可现实是,这小东西成天嘴里不干不净的,这可怎么办?正琢磨怎么处置它呢,这鸚鵡好像猜透了张老师的心思,它便尽解数,百般讨好主人。

张老师一次次痛下决心,又一次次土崩瓦解。更可笑的是,那天,张老师教育女儿时,刚说了一句“咱家知识分子出身……”就立即得到了响应和强调:“出身,出身!”

张老师给气乐了:“成天说脏话,你什么家庭出身啊?你自己说说。”鸚鵡闭了嘴,睁大圆圆的眼睛,警惕地看着张老师,像要保护隐私似的。

这“出身问题”竟成了它的软肋,好啊!接下去的日子,每当鸚鵡胡言乱语,嘴里不干不净时,张老师就故意问:“你什么出身?”它便立刻三缄其口。

“不行!”张老师想。他又去找李老师。同样身为教师、以“治病救人”为己任的李老师,爽快地说:“要不这样吧,我把那只讲文明懂礼貌的鸚鵡送给你,你那只嘴脏的我带走。我就不信,改不了它这坏毛病!”

这天,李老师果然提着鸚鵡来了。两只鸚鵡隔笼相望,一对目光亮晶晶地闪烁,碰撞出久别重逢的喜悦。这两个小东西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性格颇有相似之处——李老师这鸚鵡也有点“人来疯”,在主人聊兴正酣时,突然放开喉咙:“有破烂儿,我买!”张老师和李老师面面相觑。

这只嘴脏的鸚鵡,突然像被子弹击中,愣在那儿,它肯定没想到,自己的神秘出身,此时,竟让它的“发小儿”给曝光了!

梦里一只雁

◎陈思俊

我泪眼婆娑,看见这条倒下的跋涉者的破衣衫结成的荒原路,飘向远方,飘向黑暗。幽蓝幽蓝的磷火,一朵开落,两朵浮游。

承载万物的荒原,收割万物的荒原,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,酣睡在夜的怀抱。我哭喊着,流着泪,和着血,到底也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……

当我醒来的时候,夜色从荒原上隐退。天,放亮了。绚烂的朝霞,是太阳的宣言书。

我把父母的遗骨埋葬在长路的尽头。冰川和雪峰,栅栏一样环抱,构筑一座固体的水塔。

在雪山脚下,在两根拐杖的下端,我看见纠结的细密的草根,看见草根下渗出的雪水,晶莹剔透,汇聚成流,它像一股乳汁静静漫溢,像一根发辫欢欣飞扬,像一河碎玉闪闪发光……它们涓涓滴滴,汨汨滔滔,浩浩汤汤……

我知道,这是一条大江的纯真的童年。江之源,我、风筝和长天,被收入太阳的取景框。几声大雁的长唳,破云穿雾而来,重重地敲响我的耳鼓。我直起腰,仰起头。万里晴空,一碧如洗,几团棉絮般的云朵,悠悠飘荡。云朵下方,一只大雁,脖颈前探,迎着万道金光,振翅高飞。提线骤然绷紧,风筝跟着飞起来,我跟着飞起来。

我的双脚,分明还在冰雪水中浸泡着。哪里没有牵引物?往下看呀——难道这条大江,不是最长、最结实的放飞线么?我跟风筝融为一体。

风筝跟大雁组队。大雁带着我,驾驭气流,逐梦远方。“大雁啊,请你告诉我,我们为什么要云飞翔?”“勇敢的人啊,因为你生就一对翅膀!”

她怅然地望着遥远的天空,那若有若无的美妙音乐越来越遥远,她堕入了莫名的虚幻。这时她听见身后有人在喊:“土司,土司!”

女士司醒来,才发现是一场梦,雍错正叫着她说:“土司,你不是让我8点钟叫你吗?你已经多睡了20分钟了。”

女士司躺在床上,她竭力回忆着这一场梦,这梦太真实、太清楚了,她觉得这是一个美梦,自己从来也没有做过这样美的梦,那梦中的世界一定是极乐世界,那一定是须眉坛城,那一定是香巴拉。她在床上回味好一阵才慢慢起来,斜着眼睛看了看桌上那一只英国座钟已经九点了,雍错侍候着给她穿好衣服,然后梳理头发,她却一直在想着梦中的事。

女士司说:“我做了一个梦,一个奇怪而又美丽的梦,梦见一座金光闪闪的寺庙飞上了天,这寺庙很象我常去的那一座觉姆庙,我们今天就到那觉姆庙去,那里的女活佛法力很高,我要告诉她梦中的事,听听她会说什么,她一定会知道这梦是什么意思,你去让马房里的把马备好。”

女士司的梦

山峰红得就象一堆火焰,山峰上的岩石奇形怪状,峰顶托起一座宏伟的寺庙,这寺庙从山峰上渐渐上升,越升越高,赭红的墙壁,耀眼的金顶,全贴在蓝天上,四周云岚浮托着,那光、那色、那意境是异乎寻常的绚丽、异乎寻常的神秘。

她认定那决非人世间的天国,认定那一定是天国,是须眉山下那超脱的乐园,是梦中的香巴拉。

寺院里传出颂经的声音,那是多么美妙的音乐,这种音乐并非仅供耳朵聆听,而是要用心灵去领会,才能知道它的美妙,有缘份的人才能听得出它的神奇。

于是她向前跑去,越跑越快,越跑越轻,自觉飘了起来,脚不点地,凭虚御风,飘飘然,很快越过大野,仿佛她已达到超越的境界。一种非常人可理解的悟性,使她感觉到非同寻常的喜悦。她迅速飞升,上了山峰,她完全被金色所笼罩,她离寺院越来越近,寺院的画面朝她飞速拉近,长镜头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,猛然推到她面前。她正欲跨进寺院山门,那寺院却又向上移动,缓缓升起,离开地面,飞升上天,她仰望山顶,寺院在云岚中飘荡,那美妙的音乐若远若近,象一缕游丝紧紧环绕着她,飘荡,飘荡。

她怅然地望着遥远的天空,那若有若无的美妙音乐越来越遥远,她堕入了莫名的虚幻。这时她听见身后有人在喊:“土司,土司!”

女士司醒来,才发现是一场梦,雍错正叫着她说:“土司,你不是让我8点钟叫你吗?你已经多睡了20分钟了。”

女士司躺在床上,她竭力回忆着这一场梦,这梦太真实、太清楚了,她觉得这是一个美梦,自己从来也没有做过这样美的梦,那梦中的世界一定是极乐世界,那一定是须眉坛城,那一定是香巴拉。她在床上回味好一阵才慢慢起来,斜着眼睛看了看桌上那一只英国座钟已经九点了,雍错侍候着给她穿好衣服,然后梳理头发,她却一直在想着梦中的事。

女士司说:“我做了一个梦,一个奇怪而又美丽的梦,梦见一座金光闪闪的寺庙飞上了天,这寺庙很象我常去的那一座觉姆庙,我们今天就到那觉姆庙去,那里的女活佛法力很高,我要告诉她梦中的事,听听她会说什么,她一定会知道这梦是什么意思,你去让马房里的把马备好。”

女士司带着雍错打马飞奔在草原上。每每这样的时候,是女士司最高兴的时候,她喜欢这样在草原上放马奔腾,这是最自由,最无拘无束的时候。女士司的白马跑起来就象一朵轻盈的白云,女士司就是这白云上的一朵彩霞,当她飘过草原的时候,牧民的眼睛都会望着她,像望着天上降下的仙女。

远远的,女士司看见了那一座也是建筑在高台上的觉姆庙,望着觉姆庙又想起了早晨的梦,她越看越觉得这就是梦中的那一座寺庙,她放缓了马

蹄,梦中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她的眼前,一种奇妙的感觉,她也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感觉,好像心灵要通向什么地方,好像灵魂要走向什么地方,好像人的归宿就在不远的地方,她勒住马,久久地凝望着远处的觉姆庙。

“土司。”雍错轻轻叫着。

女士司“哦”了一声,如梦初醒,这才又催马前进。

进入觉姆庙时,女活佛早已在门前迎接。女活佛说:“我早听见下边的人说,女士司骑着白马朝我们这里走来了,我特地在这里迎接你。”

二人相互躬身施礼,互献哈达,女士司同活佛进入房中坐下,两个丫头就在门外侍候着。女活佛问女士司说:“土司一向很忙,今天到我这里一定有什么事吧。”

女士司说:“打扰活佛了,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事,一来也是出外走走,整天闷在官寨里心里也难受,二来是想请教教活佛。”

小尼姑献上酥油茶来,二人喝着茶,女士司把自己所做的梦给活佛讲了一遍,活佛笑了说:“这是女士司心中有佛,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好梦。”

女士司说:“活佛,我觉得这梦很特别,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,做了这梦过后,总觉得自己心里好象悟到了什么,可认真一想,又好象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“听女士司这话我到觉得这是菩萨在点化你。”

“点化我什么?”

“点化你要大彻大悟啊。”

女士司说:“我不理解活佛的意思,活佛能对我说得再清楚一些吗?”

活佛说:“人世上没有一件事是说得清楚的,清楚就在不清楚之中,不过这梦好像有一个暗示。”

“什么暗示?请活佛给我讲清楚。”

“什么都不可讲得太清楚,女士司又何必必要问得那么清楚呢。”

“不,活佛你一定要告诉我,这是什么暗示。”

女活佛笑了说:“也许说出女士司也不一定相信。”

“我信,你说吧,活佛。”

“这是暗示女士司要去出家。”

女士司笑了说:“这不可能,我怎么去出家?”

活佛说:“怎么样,我说了嘛,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。”

“那么活佛的意思是我一定要去出家了。”

“那也只是个暗示,并不是说你就一定会去出家,所以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。”

“那么活佛,告诉我,我这一辈子会不会去出家?”

“人世就是一个苦海,不管是贵人还是贱民,也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,他们都在苦海之中,摆脱苦难的惟一办法就是出家修行。不过,你永远也不会出家,土司,怒我直言,你是真正的尘世中人,你是了不起的土司,可就是土司也是生活在这人世的苦海之中,苦海茫茫啊。”

“活佛,难道我就不能摆脱这无边的苦海吗?”

活佛摇摇头说:“我刚才说了,你是真正的尘世中人,你是一只不受羁绊的鹰,你一生都会为自己的梦追求,你一生都会为自己的梦烦恼。”

“请问活佛,我追求的东西能得到吗?”

活佛沉吟了一下说:“世上的事有得就有失,追求的得到了,原来拥有的却会失去。”

“活佛,告诉我,我会失去什么?”

活佛摇摇头说:“无可奉告,刚才我说了,许多事我也说不清楚。大概就在这清楚与不清楚之间吧,女士司,为了来世,多做善事吧,做善事可以修来世也可以改变今生。”

女士司放下茶碗,沉思不语。她对于这一个奇异的梦总是放不下心来,她觉得这梦一定预示了什么,活佛一定知道这梦预示了什么,可这是上天的意思,活佛是不会对自己讲清楚什么的。

女士司知道再问也不会有结果,喝了茶,让雍错把准备好的酥油拿来交给活佛,对活佛说:“这次没有多带布施,是一时想起就来的,随便带了一点酥油,请活佛收下。”

活佛说:“土司,你也是太客气了,有什么事来就是,我这庙上的布施,土司家从来也没有少过。”

活佛让尼姑们收了酥油。自己又陪着女士司在庙里各处烧了香,献了哈达,磕了头,女士司告辞出门,活佛一直把女士司送到山门外的石梯下才分手。

临别女活佛拉着女士司的手,似有许多话要说,女士司看着女活佛,她觉得自己同女活佛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心境,一种不可言传的感受不知这感受是尘世还是天国的心境,还是凡间与

仙界的灵气。

女士司上马走了。女活佛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声:“保重。”接着口里念起六字真经来。

女士司带着丫头们离开了觉姆寺,心中却是一直在想着女活佛的话。在两条江交汇的地方,她在高高的神塔前勒住了马,雍错跟她一起下了马,朝神塔走去,草地上掠过的风撩得经幡哗哗作响,本来不是很大的风,在神塔前好象变得特别的大了。

是的,她不会出家,自己不会放弃对世间的追求,永远也不会放弃这种追求,有得就有失,这话也许是对的,可我既然得到了我追求的东西,还害怕失去其他什么呢?想到这里,刚才浮上心头的那一种消沉之气顿时消失净尽,雍错以为女士司要在这里转经,可是女士司却上了马,勒转马头打马奔去。

二人朝附近的一个寨子跑去,寨子外几个百姓见是土司,一个个摘了帽子,躬下腰,低了头迎接。

雍错问:“土司要到什么地方去?”

“看看它玛。”女士司头也不回地打马奔进寨子。

二人在它玛家门前下了马,一条小狗在门口汪汪地叫着,它玛的母亲走了出来,一见是女士司,惶恐万分,赶紧跪了下去;“土司到了,我不知道,罪过罪过。”

女士司说:“你起来吧。”

它玛的母亲站了起来,浑身还在颤抖,她怕女士司上门,又是为了它玛的事。

女士司问:“它玛呢?叫他出来。”

“她在家里,我叫她出来见土司。”说着她大声朝里边喊了起来:“它玛,它玛!快出来,土司来啦,土司来啦!”

“来了,来了。”它玛苍苍惶惶跑了出来,一下子跪在了女士司面前,说:“它玛见过女士司。”

“你站起来吧。”女士司说。

它玛站起来偷偷用眼睛看了看女士司的神色。现在的它玛像是变了一个人,衣服又旧又脏,蓬头垢面,脸上还有一痕不知什么时候抹上的锅烟,人也比过去瘦多了,雍错看到它玛现在这个样子跟自己相比就象鸡跟乌鸦比一样,泪水充满了雍错的眼睛,差一点掉了出来。

女士司说:“它玛,你为什么跟放马的多洛在一起?”

“求土司放过了我吧,我死也不愿跟那样一个傻子在一起。”

女士司对此不置可否却说:“它玛,听说降泽又回来了,是吗?”

它玛扑通一下跪了下去,说:“我该死,我该死。”

女士司冷冷地说:“你起来吧。”

它玛颤抖着说:“我不敢起来,我不敢起来,土司饶命,土司饶命!”

“我要你站起来,你站起来再说吧。”女士司不动声色地说。

它玛站了起来,雍错在心里为它玛捏了一把汗。女士司踱了两步回头问它玛:“他在什么地方?”

它玛只是发抖,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问你降泽在什么地方,听见了吗?”

“他在,他在……”它玛实在没有勇气说出来

女士司说:“他在你家里吗?”

“不敢瞒土司,降泽是在我家里。”它玛说。

“他为什么不出来见我?他能躲得了吗?”

女士司话音刚落,降泽便从屋里跑了出来,一下子跪在了女士司面前说:“求土司饶命。”它玛和她母亲也都一下子跪了下去说:“求土司饶命。”

女士司说:“全都站起来。”

三人站了起来。女士司说:“降泽,它玛,我宣布,我饶了你们,从今以后你们好好的过日子,不要再躲躲藏藏的,有什么难事,来找我。”

它玛和降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女士司说完转身上马,领着丫头打马离去。

它玛、降泽和它玛母亲在后面一迭连声地叫:“谢谢土司。”

女士司头也不回,雍错不住地掉转头望着它玛。

女士司对它玛这样宽容使雍错感到很意外,同时也很欣慰,她从心里为它玛感谢女士司。

女士司带着雍错走出村寨,她今天作了一件久已挂在心上的事,她早觉得上次对它玛的处置太残忍,太重,可当时她也没有办法,没有规矩她就别想坐稳土司这一把交椅,事后心里惴惴不安,老想着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她要下边的人看好它玛,随时向她禀报它玛的情况,当她知道降泽同它玛在一起时,决定要成全这一对情人,她相信因果报应,成全别人的爱情也是做了一桩好事,是一种阴德积累。离开它玛家后她心情非常好。觉得草地上天阔地广,于是挥鞭打马在草地上跑起来,雍错也看出女士司的心情很好,打着马紧跟女士司。马跑得象一阵风,女士司在空中挥舞着皮鞭。



【第2538期】

康巴女士司

◎金子

